

石磨悠悠(下)

■陈学阳

临近年边，山冲热闹得像赶墟，石磨似乎是主角，是永动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村人备年货，如米糖、豆腐、豆巴、印子粿、年糕粉、辣椒灰等，都需要磨。水桶、木盆、米箩、簸箕、笊帚，摆龙门阵似的，一家老小齐上阵，团团围住石磨。灶屋人来人往，阶基挨挨挤挤，大人欢笑声、小孩嘈杂声、桶盆碰撞声、石磨隆隆声、油炸哔哔声，声势浩大，惊得北风绕路行。家家户户灶膛燃起熊熊火焰，厨房热气弥漫，豆香、耙香、油香混在一起，村庄上空青烟袅袅。

生产队三十多户人家只有四盘磨，我家的石磨牙口好，磨粉细腻，推浆嫩滑，借磨的人家接连不断，多是叫小孩过来打听：“伯娘，我娘让我来问你郎家，明天早饭后来推磨好不好？”娘用粗糙的手摸摸小脑袋，递过香喷喷的粿耙，笑呵呵地爽快答应。

我向小伙伴借铁环、弹弓、弹子盘玩一下，如被拒绝，我就会生气地嘟起嘴：“我要告诉我娘，下次不借磨给你们家。”这一招每用必灵。

娘清早打扫阶基，细细洗刷石磨，白天借给问磨的村邻，连同新买的撮箕一起借。有时借磨人家人手少，娘就过去搭把手，我和哥哥端茶送水，递桶接盆。磨过正午，娘还留人家吃中饭。借磨的村邻夸娘好，说我们懂事，磨粉故意不扫“磨底粮”。到了晚上，村邻提着马灯送来刚出笼的粿食。

晚上，娘在磨旁支起一盏马灯，磨自家的东西。一箩豆子一箩米，娘推完，脸不红，筋不胀。静寂的冬夜，泥瓦房处处钻风，我们脚搭烘箩蜷缩被窝里，娘在灶屋做豆腐，炸粿食，炒薯片。我们一觉醒来，香味儿扑鼻，屋内像一锅大杂烩，薯片、豆巴、印子耙摆满大大小小的簸箕，黄灿灿、白花花地耀眼。窗外，大雪骀弯树木，院子、房顶、晒坪，四周一片白。

石磨转多了，转久了，噪音变得低沉闷哑、有气无力，磨扇越来越薄、越来越轻，磨齿变得平滑钝拙，像掉了牙的老人，咬不动干硬的食物。磨出的麸粉粗糙不匀，需要磨了筛，筛了磨。

娘弓腰蹲坐磨旁，双手持筛，旋转筛筛时，上身略微前倾，随节奏左右晃动，齐眉短发来回摆动。细麸纷飞，娘的眉毛、鼻孔、头巾、衣服，蒙上一层白色粉末，像冒着风雪赶路人。粗麸漩涡般团聚中心，娘小心捧出，再次递进磨盘。

娘推磨的时间比以前更长，手心磨出血泡，用烂布条包着，继续推磨。一家人太需要食物填嘴。

我催娘早点磨磨，娘一次次往后推，一天，两天，一周，两周，直到磨已钝得磨不出麸粉。娘深夜坐床上念叨工钱，与爹嘀嘀咕咕要请整磨匠。

老整匠比石磨高不了多少，满头银发，双颊瘦削，手如桐油泡过似的，尽是点点疤痕，旧蓝布长衫，补丁叠补丁。他来之前不打招呼，似风吹来，看到磨，放下工具袋，戴眼镜，扎围裙，取毛巾搭肩上，锃亮的餐具摆放整齐，卸下磨扇，坐马扎上开始整磨。

整声叮当，锤声铿锵，锤整交错，石末四溅，火星闪耀。闲卧的母鸡把头伸出羽毛，倏然起立，“咯咯咯”跑开。懒洋洋的小狗闻声不动，趴在老整匠身后，眼睛眯成两条斜线。村里的孩童停下滚动的铁环，跑过来围观。老整匠低头屈胸，一心一意整磨，阳光下的身影像半扇石磨。幽冷青芒的整子顺原整路游走，一点一点地整深，从未脱整滑整偏整。

一晌半日，磨齿锃亮反光，拇指肚一摸，锋利，磨扇如重镶一口新牙，合拢放磨仓里，又恢复雄风。老整匠细瞧一圈磨缝，将上下磨盘左右磨研，去毛刺，再喂一手黄豆，溜溜地试推几转，侧耳倾听宏亮的磨声。见磨出线柱沫儿，微笑着摘下眼镜，收拾钢整铁锤，拍了拍手上衣上的石末。娘也凑拢来跟着左看右瞧，细细端详，像审视两块绝世美玉，然后翻箱倒柜凑足工钱，舀米酒，端腊菜，请老整匠坐主位。

老整匠说，他6岁时就背着沉甸甸的帆布袋随师学艺，奔走四方。老整匠有一手绝活，会雕花。他在石墩上雕荷花，上彩漆，村里的孩子在门前玩耍，看到石墩上的荷花，个个抢着去摘。老整匠整磨，整出的磨纹由中心向外辐射，活像一朵盛开的太阳花。

娘为给我们凑整磨，计种外出人家囤置的几亩荒地，添养了两头猪。给猪追膘，要磨的东西增多，石磨更忙。

娘要我一有空就跟她学推磨。娘先让我喂磨，要我仔细观察浆流，看时机添料，依稀稠配水。山村夜静，灯光昏暗，我眼皮打架，忘了喂磨，磨盘便饥饿地空叫起来，跟不上节奏时，常被磨钩打手、碰落瓷勺。谷物粒粒泡得发胀，仿佛急待临盆，娘着急，讲故事，许诺，用好吃的炸食赶跑我的瞌睡。

后来，我厌倦喂磨，出于好奇，自告奋勇提前学推磨。一圈圈无休止地推，始觉新鲜、兴奋，一会儿头晕目眩，汗流浹背，掌心起泡生痛，腿沉像灌了铅，时间一长，就不愿推了。

磨粉累，磨浆有黏力，更累。每推一回，手臂胀痛好几天。

娘说，人生三大累，双抢、推磨和挖煤。我没挖过煤，但搞过“双抢”。推磨考验人的耐力，一转一转，借惯性才能推稳省力，若性子急，用力不当，碍磨扇勾转不说，出浆也会稀稠不一，甚至磨钩脱耳，掉进浆糊。推磨的经历，让我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我的个子一下子蹿到一米七，力气也超过父亲，这是娘叫我勤磨豆花的功劳，石磨的功劳。每每见娘脸上皱纹又深刻了许多，我总想帮娘推一把磨，她反而不让，“还是莫吃这个苦，多复习功课吧！考上重点高中，争取跳龙门！”

高中后，我们兄弟的学费越来越多起来，爹坚持用微薄的薪资供养我们读书，不许我们放弃学业。每次回家，娘会边推磨边问学校的伙食住宿。到我们返校时，娘将豆腐干、豆巴装满我们的书包，“崽呀，你们正长身体，学校吃不饱，拿这些填填饿。”娘边说边转过头去，悄悄地抹眼泪。

学校生活，被石磨磨出饱暖 and 香味；乡村日子，被石磨转出精致与温情。我和哥哥是娘生命中两扇沉重的石磨，被娘吃力地推着前进，推出大山，推向城市。

后来，村里通电，有了电磨房，石磨渐渐冷落。山冲的渠坝加宽改成了公路，泥瓦房大多已经翻盖，有的还新建了漂亮的小洋楼，乡亲们赶城里买来黑白电视机。邻里相约娘一起去电磨房磨米磨豆，但娘依旧坚持用石磨。娘唠叨，石磨磨出的食物糍纯绵软、地道自然，其实是舍不得电费。

村里的石匠都外出打工了，没有人跟老整匠学徒。有一次，他整着整着就睡着了，走了。之后，娘请不到整磨匠，我家可能是村里最后一户用电磨的。

石磨闲置了。外地人來村里高价收购石磨，生产队那三盘已卖掉，我家这盘没卖，娘不同意。娘说，石磨放阶前也不碍事，留着吧，这是太公传下来的旧物。

我们结婚成家后，爹娘不得不开朝夕相处的石磨，终日围着孙子团团圆转。亲邻也陆续陆续移居城镇。超市、菜场、公园，娘偶遇乡亲，总不忘问对方：“最近回了趟老家没有？”“我家的那盘磨还在吗？”娘问的，是石磨，着实让我诧异。

每每回老家，爹娘都会到脏兮兮的石磨旁坐一会儿，扯开缠绕磨仓的爬墙虎，拔掉磨眼长出的杂草，用笊帚慢慢扫去密密的蛛网和厚厚的灰尘，望着石磨出神。

院子闭门锁户，空无一人，鸡鸣狗吠消失了，牛哞消失了，燕子窝消失了，阶前常青的银树消失了，消失的还有篮盆、水车、荷叶缸……石磨落拓黯淡，任凭风吹雨淋，像年近寂寞的独居老人，安然守在屋阶的一隅。

民来往的交通要道。那些路过的人里，有赶集买菜卖菜的，有走亲戚或接新媳妇（新媳妇是刚结婚或刚由媒人介绍好未过门的女子，那时候农村的恰新的隆重，不亚于端午节中秋节，现在很多人早已忘记了）回来恰新的，一个个都围拢来，看我家捞鱼的盛况。得知我家杀鸡打鱼准备恰新，个个都用敬佩的眼光不时地看父亲和父亲脸上的笑容。

四

独板桥新铺子老屋摊屋，坐西向东，朝向衡山。本是老刘家屋场，土改时，祖父携家从两百步远的老祖地湾塘搬下来住。父亲在这里长大，母亲生我时，我的胞衣便埋在独板桥新铺子旧屋的地下。

那时，摊屋神台上虽然有大红腊烛，却是公家春节接灯用的。母亲用自家的两盏煤油灯放在神台上，点亮。父亲搬来家里的马蹄木桌，横木而摆，放在神堂下方。祖母端来猪肉、鸡、鲢鱼三牲，放到桌子上，三张纸钱烧在堂外，三张纸钱烧在堂前。在祖母的嘱咐下，父亲举香在堂外向天鞠躬礼拜后，再回堂作揖，也不知道父亲念叨些什么，随一封小小的衡山炮竹响起，恰新敬神的仪式就结束了。

十一二岁的我，那时一年内除了春节和清明节，便只有这一天才见到放炮竹。一封小小的炮竹燃炮之后，也还是有个别没有响透的。于是，我在地上逐个寻找，也不顾自己家里桌上那些现在很难吃得上的美味，比如那“泥鳅余蛋”，此时在桌子上热气腾腾；还有自家塘里摸上来的田螺，用之炖冬瓜；丝瓜余河蚌汤；红辣椒炒麻蛸；芋子蒸花肉……等等等等，那时虽然才刚刚人人吃得饱饭，而童年的我的快乐，那一刻心思已没有在吃上了。

五

现在早已经没有“吃新”祈福仪式了，但我依然记得恰新讲究是：首先要以新米饭敬天地，感恩风调雨顺的好年景；再则是祈愿国家强盛天下太平；再其次是敬祖先缅怀先人。恰新桌上是敬尊长辈，按家中长幼顺序从长到幼依次“尝新”，方能开席。往往都是年龄最小的最后动筷子。

精髓。有感于吴老对青少年美德教育的良苦用心，有感于吴老作为一名政协委员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参观后，我即以《中国印山又添新景：观印峰》为题写了篇通讯稿，并配发了《为这样的文化工程叫好》的评论文章，发在本地的媒体上。记得那次到观印峰参观，吴老执意要前往陪同，并且亲自向大家介绍那些印章所蕴含的教育意义。那天，我们还邀请吴老在他篆刻的“三字经”大型印章前合影留念，如今，这张合影自是成为我们怀念他老人家的珍贵记忆。

中国印山是吴老先生缔造的文化高地，倾注了吴老太多太多的心血。2020年中国印山改造提质工程完工时，已重病在身的吴老还是坐着轮椅亲临现场，老人家对印山的一片赤子之情，令人动容！现在，他所打造的“中国印山·观印峰”，正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价值美德取向。

如今，斯人已逝，缅怀无期。“现在，吴国威没有遗憾地回归故土。他创造的‘中国印山’，就是他永远屹立在故乡的英姿！”这是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、湖南省文联名誉主席谭谈先生在《那个人与那座山》的文中缅怀吴老先生所写的話。

是啊，这样的一位德艺双馨的长者，必将让我们永远怀念！

恰新

■凌拥军

亲常常用《增广贤文》教育我，还说，“勤俭家中宝，只要人舍狠，哪有筷子不上菜？”

“双抢”还没有搞完，塘塍碾米厂就传来了久违的柴油机隆隆的响声。老式皮带轮转动的碾米机碾压着刚刚长成的吸收着天地精华的稻子。大米和糠七三分开，但在七分的米里，依然还有不少细糠须用风车子再车一次才会干净。而此时碾米的人用手一下一下地在米箩里不停地掏，脸上笑咪昧的，那手感觉是在向胃和心里传递着欢喜，这欢喜啊，就在面前的箩框里，眼看得到，手摸得着。

三

祖母常常调侃小时候的我“三岁牯牛十八汉”，说我食量大，是“龙口”。我从小就饭量大，此时家里早就断米，青黄不接吃了两个多月杂粮。家里碾来了新米，父亲就急着忙着“恰新”要务，母亲则忙着在恰新之前去还米债。之前我家在左右邻家借了不少米，说到当年借米，不会是脸红和羞于启齿的。我家当时人多，虽然祖母精打细算，还是难免会出现断粮和揭不开锅的时候。那时我们还住在独板桥新铺子屋场，母亲很忙，恰新前，母亲要我提一桶米先去还邻居大娘大姨的米。母亲告诉我，要懂“借牛还马”。意思是当时借一筒米是平筒，还的时候一定要堆筒，要尽量多还一些给人家，表示感激。我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告教。

那天早饭后，父亲杀了一只打鸣叫得最响亮的公鸡，让母亲喂好猪食后烧开水脱鸡毛，准备拜神用，然后去请远房表叔爷来塘里打鱼。又请了祖母去塘塍街买一两斤猪肉，还请了爱喝酒的祖父去酒铺买几斤烧酒回来。最后安排我去排田菜地里摘辣椒，去塘边土里摘冬瓜，去河边土里摘丝瓜，并要选那些长得最好的摘回来。

为了看打鱼，我快速完成任务，两脚生风，又来到我家承包的鱼塘边。只见表爷爷一网下去，塘里各种鱼纷纷跃出水面，待网拖上岸来，草鱼，鳊鱼，鲢鱼，鳙鱼，鳊鱼，鳊鱼，刁子，黄虾公以及很多现在已见不到的鱼类，在网里活蹦乱跳。塘堤岸是一条几个村村

屹立故乡的英姿

■朱松生

作。每次他都会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，对常宁城市发展变化的定位提出自己严谨的见解和中肯建议。时年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吴老，讲起常宁老城的变迁时如数家珍。他告诉我们，解放初期的常宁城还是“南北穿城一里三”的弹丸之地，现在已是今非昔比。还告诉我们，“常宁有座魁星楼，一头耸在天里头”，“青阳门、临桂门、西江门、望湘门”是旧城池东南西北四门的雅称，而“宴春园”“杨裕兴”“锦纶泰”“日升祥”“万宝藏”是解放初期全城负有盛名的店铺……那次，吴老嘱咐我们：对于常宁城市发展史的历史变迁，我们一定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及时如实地记录下来，要告诉我们的后人，要让后辈们知道——常宁是一座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！那天，为了让我们更直观了解常宁旧城的状况，吴老当即绘制了一张“常宁县城解放前示意图”。那是一张很为精致的速写图，我当即拍照留存，现在这张图成了我移动硬盘里的珍藏。

2009年，中国印山“三山一峰”的“中国印山·观印峰”（《中国传统美德印章荟萃》文化工程）竣工时，我有幸成了第一批参观者。吴老打造的“中国印山·观印峰”新景点，篆刻了大量的传统美德印章、美德典型人物绘画和古文名句书法。这些印章、绘画和名句涵盖了青少年应知、必会的国学

成交

■王阿若

余明有些烦躁了，他没想到这个女老板这么厉害，说了快半个小时了，一分钱都不肯少。他去店外抽了根烟，街上小车、摩托车、行人依然穿来穿去，依然很热，街道的上空强烈的阳光倾泻下来。

说实话，他很想抽身就走，但他又不想再去转了，已经找了几家店子，这个牌子这个式样，这个店子还是算便宜了。可以买其他牌子其他式样，但他又不想太寒酸了。再说妻子正在家里等着他的摩托车呢，妻子还要时间练习一下。但，他还是想试一试。他掐灭了烟头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你太不大气了，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，我口都说干了。”说完，掉头便走。

不出所料，余明没走几步，女老板追了上来，递上一杯水，挡在他面前：“大哥，喝杯水咯，来来来，吹吹风，看得出你也挺喜欢这台车的，生意总是谈出来的。”说完，便拉着余明坐到门口的一条板凳上。

余明说：“老板，走又不准走，少又不肯少，到底怎么办咯？”

女老板说：“大哥，真的是少不了，现在摩托车难卖，价格方面，公司控制得很厉害，我不能亏本啊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你这规模这么大，四五个门面。”

“大哥，这你说对了，三分之二的钱都是帮房东老板卖的。”女老板推了推眼镜，她戴了一副黑色的

眼镜，框有点大，没有什么表情，似乎都被这框眼罩住了，“大哥，你小孩几岁了，怎么暑假还要读书咯？”

余明本来不想回答的，但出于礼貌，说：“不读书，就要跟我去贴地板砖。”

“是咯是咯，现在还是读书靠得住。大哥，你老家哪里的啊？”

“库宗桥的。”

“那我们是老乡啊！”女老板故作惊讶地说，但表情还是那样，她扯了衣服，她穿了一件紫色的衬衣，许是天气热，衣服上缺了一块，露出一块白色的肚皮。余明心里笑了，都是一个县的，什么老乡不老乡的？女老板继续说：“你晓得我是库宗哪里的不？大源村的。我和我老公天天守着这店子，没办法，房贷要钱，小孩要钱，大哥，都是老乡，不能因为是老乡，就让我亏本啊。”

余明说：“你几个小孩？”

“一个。”

“还可以生一个啊。”

女老板摆了摆手：“以前生不起，现在都快要做外婆婆了，过几年做外婆算了。”女老板顿了顿，“孩子还争气，去年考在北京理工大学，前段时间在搞什么调研，过几天要回来了。”

“读书这么厉害啊，我大丫头有一半厉害就好了。”余明想起大丫头，又掏出一支烟。